兩漢筆記

一

兩漢筆記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史部
史評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五

兩漢筆記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兩漢筆記十二卷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録此書皆評論漢史嘉熙二年嘗經奏進前有尚書省劄稱十二卷與此本合葉盛水東日記以為不完之本非也其例以兩漢書舊文為綱而各附論斷于其下

前一二卷頗染胡寅讀史管見之習如蕭何收秦圖籍則責其不收六經又何勸高帝勿攻項羽歸蜀則責其出於詐術以曹參文帝為陷溺于邪說而歸其過于張良于陸賈新語則責其不知仁義皆故為苛論以自矜高識三卷以後乃漸近情理持論多得是非之平其中如于張良諫封六國後論封建必不可復郡縣不能不置于董仲舒請限民名田論

井田必不可行于文帝除肉刑亦不甚以為過尤能滌講學家胸無一物高談三代之窠臼至其論董仲舒對策以道之大原不在天而在心則金谿學派之宗旨論元帝以客禮待呼韓邪論光武閉關謝西域皆極稱其能忍善讓則南渡和議之飾詞所為有為言之者置而不論可矣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筆記卷一

宋　錢時　撰

高祖

秦二世二年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懐王與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懐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

湯伐夏曰與爾有衆請命武王伐商曰元后作民父母此萬世君人之大法弔民伐罪之深㫖秦爲無道羣雄並逐徯后來蘇此其時也如避水火益深益熱烏在其爲民父母哉愚觀項羽盜賊之雄耳凡其失人心處全在殘忍沛公脫秦民於水火者也凡其得

人心處全在寛大獨遣長者扶義而西而不許項羽非懐王之賢不至是然亦當時親被苦禍與秦民同在水火之中故其推擇權量的當如是向使從羽之請與沛公倶遣慓悍猾賊如虎狼之求逞必閟閟不快於長者之事而卿子冠軍之斂且轉而之沛公矣其禍可勝言乎沛公入關秦民大喜而漢氏四百年之祚卒定於此日有以也夫

元年冬十月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

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彊弱之處

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是所燒者天下之書而博士官所職固無恙也蕭何知所先務悉取而藏之他時律令於焉憲章則先王之大經大法具在一洗秦人之陋及三代盛王之規模其機正在今日高祖雖不脩文學然觀其旣定

天下聞陸賈新語而稱善用叔孫通綿蕝之儀而知
貴此如田野鄙夫素不知文事之可樂一旦致家富
饒則亦從事於禮文教子孫以詩書矣誰謂溺冠跨
項終不可與言也且秦所謂丞相者何人哉所藏圖
籍不過商鞅李斯之徒破壞先王成憲爲此殘酷淫
虐之具耳何也不急急於聖賢經傳而惟殘酷淫虐
之具是取遂使漢家制度動循秦舊後世雖有好文
之主出殘編於煨燼而表章之而蕭規曹隨守爲鵠

的寥寥六藝猶空言也悲夫

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覇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覇上

愚觀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此其所爲與盜賊無異未嘗不竊怪及沛公欲留居秦宮室則不特張良能諫而樊噲首諫議論卓犖無愧昔賢然後知興王之佐識見固自不同也使沛公一有苟安之意而諸臣不務遠畧遂相與窟宅其中則豈惟不足以規模天下羽之入關也而聞有此必將不勝其忿與沛公決死於一戰雖欲鴻門夜遁不可得矣何者秦宮室所有固沐猴而冠者所必爭

也是故寧失關中斷不肯失此於劉氏觀其後日燒
秦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其爲人心事可見矣雖然
羽不足道也范增切切勸羽殺沛公至若此類乃羽
之所以自殺者而噤不能效一語曾樊噲之見不若
是楚君臣俱不足道也不旋踵而敗宜哉
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
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

皆安堵如故

秦綱苛密民無所措手足一旦而遇三章之約如脫之湯煦濯之清波之上其爲喜幸何如哉此高祖入關第一急務其功用可與武王之反商政相配葢由天姿寛厚出於特見非有譜之可按也視古憲章雖尚踈畧而此時此意實漢家一代法制之祖後世子孫當視之如命脉矣而乃有張湯杜周之徒得而甘心焉何也

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項羽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覇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心思東歸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徙於江南江都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爲西楚覇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立沛公爲漢王王巴

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

使項羽而先入關則必責懷王以如約矣關中之地豈他人所得有哉葢其爲人負氣尚勇不肯出沛公之後是以屠咸陽殺子嬰燒宮室收貨寶婦女而動

東歸之思非其本心然也及聞懷王如約之言即怒而徙之如逐奴隷自王梁楚而遷沛公漢中一旦發露不可得而掩矣使沛公不忍小忿遽起而與之角其不至於自斃者幾希是故羽之粗暴每每見容於沛公凡委靡退遜斂然而不敢較者皆沛公之所以勝而項羽之所以敗也沛公當時亦幾不能忍賴蕭何以濟有功多矣惜乎未免出於詐術非王者之所尚云

二年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項王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

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日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諸侯皆背漢復與楚

漢王與項羽比肩而事義帝義帝遭弑而漢王發兵以討賊此人心之公忿萬世之大法也是故義旗一

舉而諸侯五十六萬之衆西面而嚮應之暨入彭城乃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此何爲者哉且前日之袒而大哭者誰也今日之置酒高會者又誰也縞素哀臨曾幾何時貨寶美人輙據其窟穴而樂之王者之師顧如是乎使漢王之討賊也發於中心激於大義則入其境踐其宮慼然常若義帝之寃乎其上而哀傷惻怛所在乎見之項羽雖悍亦且䰟褫魄喪而不能武矣安有五十六萬之衆而摧拉於三萬者

惟其信不由中而託名於義帝是山東貪財好色之習雖能彊遏於入關之始而終不能自禁於入彭城之時然則項羽者義帝之賊而漢王者又項羽之賊也漢王之得不死已幸矣諸侯背漢與楚豈待睢水狼狽而後見乎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愚是以於漢王而三歎

漢王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伊尹醜夏歸亳而成湯伐商之計定民獻十夫于翼而周公東征之謀決賢者之歸天之命也安有誘人之叛臣籠絡而用之而能保其終不我叛者道德不足以服英雄豪傑之心區區術數苟焉以集事而葅醢斧鉞之禍已階於謀捐地之日矣漢之君臣亦險詐矣哉

立子盈爲太子赦罪人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此有虞氏之大法萬世不可改者未聞因事推恩有罪而例赦之也有罪而得以赦免刑小人何所懼而不爲惡哉名曰好生而實陷天下於刑戮此赦罪人之謂矣後世承襲名色益多三歲一郊巨姦劇猾可以數日而待刑罰如之何其清民如之何其服也或曰一旦驟革恐召怨致亂曰諸葛亮治蜀不赦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

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
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
遂下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
義師不用詐謀固也信若成安君之不用詐謀以敗
則先王政典皆不可用於後世乎曰不然師直為壯
行險而順防患也客慮敵也周雖不行詐以薄人亦
必不墮人之詐以取敗此王者所以萬全而動也後
世量力度德莫能相尚所恃以爭勝負者詐謀而已

耳無義師之實而欲假義師之名慮敵之不周防患之不密以致身殞國喪如探籠穽而屠之遂使流俗之論謂王者之兵真無用於後世後世非詐謀不可皆宋襄公成安君之徒實誤之也孔子曰我戰則克

豈用詐謀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

下誠能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野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

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愚甞謂黜陟明而後封建立有王者作而後黜陟行後世黜陟之法廢凡諸侯子孫無賢不肖皆得而世襲之是以陸梁相吞曰兼曰削而封建壞矣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千八百國下逮春秋見於記載

二百餘國而已戰國之末遂併爲七焉此封建大弊極壞之時也至秦而郡縣之益其勢不得不然兩雄方張未知所定乃欲循封建末流之故事割裂大勢立六國後而資之爲犄角之助豈理也哉子房止之是也然但謂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無與取天下而未嘗深明封建之本末是故雖能排酈生之說於一時而終不能弭大封侯國之禍於後日此子房不學之病也至若武王入商封墓表閭散財發粟此吊民

伐罪之後興王第一規模顧何不可能之有子房不惟不啟廸之且迎其鋒而拒絶之枚舉歴數斷斷乎限高祖以不能愚是以深惜子房之未嘗學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眜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黄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

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

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甚矣反間之可畏也間行於家則家睽間行於國則國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至於相殘相賊而不相保吁有由矣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答蒯徹則又曰漢王遇我甚厚我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君信其臣故臣亦信其君雖欲間何自入哉隨何之言一行於九江而黥布叛陳平

之謀一行於楚而范增鍾離眛之屬危無他意忌信讒反間之路也益告舜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此萬世之大訓也觀陳平爲計傾敧巧險如此爲人上者可不戒懼矣哉

四年漢王大破楚軍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聞成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

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安有不顧其父之死而得天下而可爲歟漢王杯羹之言

聞之使人股栗吁忍矣哉此戰國險詐之風不足多罪也然以當時事勢籌之使漢王不忍於太公而遂降楚楚將何以處之乎其死於羽之手也明矣漢王死則太公呂后亦必與之俱死羽方要我而我視之若無有焉羽知殺太公無益於成敗之數且留之猶萬有一於後日是漢王忍於不顧者乃所以全太公也或曰然則策莫良於此矣古聖賢處之將安出乎曰王者之師萬全而動盍不至有太公入楚之事也

後世行險以徼幸而後視此爲良策此君子之所羞

稱歟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駡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駡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

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王者天下歸往之謂也古之封國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周衰禮樂征伐不出於上而後諸侯彊大僭號此豈天下一家爵命之名也哉項羽襲戰國之陋裂地而王諸侯此其舉措已大可笑安有人臣奉命出征得國自請爲王以鎮之而上不疑者是破趙而請王張耳此韓信欲王之機也破齊而請爲假王此高祖僞遊雲夢之機也觀書至此可

爲痛心

五年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於是項王乗其駿馬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

餘戰未嘗敗北遂覇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項羽可君乎曰殘暴忍人也屠城阬卒如鏖狐鼠安能爲君可臣乎曰從卿子冠軍則斬卿子冠軍事義帝則殺義帝安能爲臣然則斯人也奚施而可曰是特助漢平蕩之具耳春秋而下用兵爭強英雄豪傑不聞義理之訓而惟富彊之是尚風聲氣習舉世訌然皆戰場也至秦極殺伐之禍而僅勝之又不能教

化以善其心而惟束之以法律忿鬱憏毒之氣久遏
而不得逞一旦潰裂如虎豹脫圈檻爪牙競奮所在
爲群莫不皆有出類之才絶人之力自非有大才力
者雄於其間相與收拾而歸諸漢則天下紛紛豈一
沛公所能獨辦也是故有沛公而又不能無項羽使
之百戰百勝而終不使之保有尺寸之地若羽者眞
助漢平蕩之具也歟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

猶聞絃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持項王
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一願乎外則所主者
在物窮通得喪死生禍福皆得而動之矣易曰困亨
曰大人否亨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處困處否處險而
不失其所亨焉此素位而行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
漢王之兵薄魯城下而絃誦之聲不廢是豈可以勉
強爲哉且自孔氏没歷戰國兵爭之禍矣而此絃誦

之聲未嘗兵爭也歴嬴秦焚書阬儒之禍矣而此絃誦之聲未嘗阬焚也鹿走秦原群雄競逐寸天尺地焦然如在湯鼎中而此絃誦之聲家常日用自如也兵屠吾城在頃刻間調度從容無異疇昔此豈一旦倉卒所可辦者踐履純固不間險夷知有絃誦而不知有生死知有孔氏之家法而不知有漢兵也漢王方引天下之兵欲屠之悚然知其爲守禮義之國而遂不敢嗚呼亦賢也已先聖之教於是且行於漢王

矣或曰若項羽則何如曰王陵之母不愛一死而教子以毋貳心此節義之婦也羽也禮而葬之封其墓而旌表之則非特王陵爲之感動四海聞風亦莫不爲之感動矣乃不勝其怒取而烹焉是一婦人之見不若也豺狼虎豹逢人即噬安知禮義之可貴也哉

婁敬因虞將軍求見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帝問羣臣

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城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説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孟子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萬世不易之確論也帝王都邑初無定所豈專恃險以爲固哉召公之營洛也拳拳乎祈天永命而自疾敬德之外無他說夏商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婁敬未足多道也西都長安未爲不可也張子房佐高帝取天下最號有識建都定卜而於我乎問焉此正開陳敬德祈天之時乃獨區區以洛陽爲非用武之國何其與召公之

見異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起何人而有是語爲子

房者寧不愧矣哉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

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

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侯此布衣之極於良

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王者革命必有以新一代之規模武王之反商政是

也秦爲無道不師古治先王之禮樂法度掃地而亡

之焚書阬儒純用法律是以卒裞高斯之禍僅二世而遂亡然則漢之所宜反秦政者果安在哉崇儒術明教化與天下更始此第一急務也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二三大臣當有以任其責矣况張良爲帝者師甫從入關即道引辟穀此何爲者也且自古亂世必有大賢君子遁迹於天下是故夏之衰也伊尹在莘商之中微也傳說在版築及其亡也吕望在蟠谿戰國至秦天下大亂凡出而自見於當時者大抵

挾數用術功利之徒耳抱道懷德遁世無悶者固不
屑也兵將屠魯而猶閧絃誦之聲深造自得之功不
變亂於死生禍福之境孔氏家法殆有人焉良也不
於此時訪求遺逸而尊禮之闡明大道而教化之以
開一代太平之基躋斯世於二帝三王之盛乃拳拳
乎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謂之知幾免禍則可律
以名教不得而辭其罪矣先儒謂子房有儒者氣象
嗚呼子房非儒也嘗受教於圯上之老人其本領固

黃老之學耳自時厥後清淨如曹參恭儉如文帝而皆不免陷溺於此主盟斯道者無其人而異端邪說遂稱賢於天下子房實啟之也惜哉

後九月項王將鍾離眛素與楚王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

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曰古者天子有廵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爲或説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

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

觀信答武涉蒯通之言豈有背漢之心哉而漢王之疑則已兆於躡足之封矣固陵後期許地始来而漢王之疑成矣項羽一死即奪其軍更齊與楚不少遼

緩而信之迹於是危矣地大兵強漢不能過此高祖
之所日夜憂虞而不能釋者乃方收納亡將有詔弗
捕陳兵出入自爲張皇此豈久安之道乎嗚呼高祖
之視信猶養虎以禦羆也虎之得不死者以羆在焉
羆死則虎亦死矣謂信爲反人知其誣而信小人固
有以自取也至若僞遊雲夢則竊爲高祖羞之天子
適諸侯曰廵狩廵狩者廵所守也夏諺曰一遊一豫
爲諸侯度是豈可託之爲用詐之地乎今年即皇帝

位而明年以僞出狩禽一諸侯何以示信於天下矣

此陳平險詐無識有以誤之也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古之人功高跡危而有一旦佯狂用晦者此明哲保

身之道也多多益善高祖之所以忌信正在乎此奪楚王而侯封之誅戮之兆見矣爲信者斂形遁迹盡喪其智勇於塊處無用之地尚庶幾焉猶之猛虎方就圈檻而乃呀然出爪牙以自矜耀幾何其不速死也嗚呼愚哉

兩漢筆記卷一

兩漢筆記卷二

宋　錢時　撰

高祖

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塡撫天下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爲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爲荆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

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徽時外婦之子肥爲齊
王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名山大澤則不以封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安有命
之王爵連城數十南面稱孤而能遺子孫以無禍者
古之封侯所以命德同姓異姓其度一也且天子守
在四夷二帝三王豈皆同姓而後能塡撫天下哉裂

土地而大封之不擇賢愚而世襲之其不度甚矣七
國之變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將以圖安適以速亂
寵之者所以禍之歟因覵自古地大兵彊而俾之世
襲未有不叛者漢事可監矣而唐不悟藩鎮之禍往
往反甚於漢惟我本朝置使按察或遷或易權在朝
廷自先王封建之法壞而綱維防範其制莫良於此
中興以來獨一蜀帥世掌兵柄而卒以稔禍可不戒
哉

帝悉去秦苛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

又欲起禮樂禮樂所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
爲公所爲公去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
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上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
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
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使羣臣習肄七年冬十月長
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
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下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
旗幟於是皇帝傳警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

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

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曾兩

生之罪叔孫通正洙泗之家法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君臣之所以義者此也父子之所以親者此也夫婦之所以親者此也長幼之所以序者此也朋友之所以信者此也人而無禮則近於禽獸綱淪法斁天地易位其禍可勝言乎先王之成憲至秦而大壞所謂尊君抑臣者不過嚴刑以繩之峻法以束之耳安有所謂禮哉至其後也亂臣賊子

無父無君詐命而誅扶蘓舉兵入宫而弑胡亥此人道之深痛無禮之極禍也有王者作所宜一洗汙俗以反先王之盛尚忍踵之爲故事乎高帝起自匹夫得綿蕞糠粃而行之已不翅足矣安知禮爲何事惜也有魯兩生而不見於用遂使叔孫通苟襲秦舊著爲定式而後來者終已不改可勝歎哉

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

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
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
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
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
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
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
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
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

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夫所貴於中國者明王在上立德無頗政教修明綱常不紊此夷狄之所以懷服也舜曰柔遠能邇而難壬人蠻夷率服益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豈他有所謂御戎之策也哉中國失所以爲尊而戾戾然以彊弱較勝負譬猶學士大夫不自愛重而與市井無賴角一

且之力蛇掉頭虎卷尾呀然奮矣愚嘗謂四夷交侵
中國失德之明驗高祖有天下爲衣冠禮樂之主不
思所以懐服之道而乃忿然輕舉取辱白登知力之
不可勝也而又不悟忍配子女以庶幾其不敢抗墮
王綱而亂族類辱二帝三王之統開萬世無窮之禍
婁敬不足道也而在廷諸臣曾無一人非之嗚呼閭
閻細民不輕許嫁堂堂中國捐帝姬爲羇縻夷狄之
具而不知耻其後武帝結烏孫共滅胡雖岑取以大

母爲妻而且聽之矣可爲哀痛已哉

十年定陶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爲跪謝曰微君

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強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爲御史大夫

大寶曰位非一家之私物主器者長乃萬世之公論寵溺嬖妾而輕搖儲貳高帝於是大繆矣且以呂后之悍黠屠韓彭如磔鼠辱然童稚豈區區之名所能尊之如意縱立必不能保其無禍於身後觀人彘可

見雖幸羽翼既成太子無恙而呂后自此視諸庶孽若仇敵矣豈獨慘烈之禍發於如意戚姬而已乎使帝不溺於邪處之有道相視一體無以生呂后嫉妬之心其於庶孽將由己出惠帝雖死高帝未為無後也安忍提劉氏戮力百戰僅奪之天下而委之非類后只一子耳享國日淺又無嫡孫徘徊無聊臨朝擅命一旦忿發王諸呂黜劉氏而莫之恤高帝寵名之也嗚呼泗上亭長間關百戰而成帝業終其身師旅

不解幾死矢石之下而乃湛於愛慾骨肉相仇不一
再傳國命幾絕可為萬世戒矣
十一年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
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
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
并天下法先聖行仁義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
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

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
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謂行仁義法先聖足以保天下自孟軻氏殁未聞斯
語嗚呼是儒者之言也詐力之徒爭馳競逐但計事
之利害不顧理之是非權謀以為賢横逆以為强威
刑以為固安知仁義之為何事也哉古先聖王所以
位天地育萬物維持三綱五常於不壞者仁義而已
矣易傳有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道不立本心晦

亡泯泯棼棼與禽獸無異弱肉強食天下壞亂如之
何其可保也高祖天姿寬大儼然長民之器惜乎粗
武不學而在廷又無儒者陳仁義於王前觀其賈
之言遽有慚色新語每奏孜孜稱善是孰使之然哉
即此知慚稱善之心即仁義之心賈也真能如孔孟
之告齊魯如伊周之輔太甲成王秉其善端闡明仁
義之旨使之一惟先聖之是法則漢其三代矣賈有
是言而學不足以進此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是未嘗

真知仁義之為仁義也嗟夫
帝有疾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
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
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
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
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
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顧命大臣道揚末命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此

先君所以得正其終而嗣君所以得正其始也安有卧病危疑之日拒羣臣於户外而獨與一宦者處乎後世宮門隔絶易主於内而外廷不知有不忍言者舞陽侯之慮遠矣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君薛君問之令君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君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

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恠也使布出於
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
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
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
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
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

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於是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大子爲將軍監關中兵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陵盡刼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爲三軍布破其一軍

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
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
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
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
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别將追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
舍

漢所王諸將獨張耳吳芮以疾終其餘乃無一不反
者高帝末年誅戮盡矣人謂地大兵彊其勢則然以

此觀之雖所居有必反之勢而所王者蓋不能不反
人也何則商周革命皆以方伯之尊合天下諸侯以
舉事故事定而天下又安秦雖無道不旋踵而亡然
亦有國數百年而後得天下是以罷侯置守惟所欲
爲而莫或制之若漢高帝非有德於民非有功於世
非有位於朝廷之上與羣盜起布衣五載而成帝業
自古及今未嘗有也當是時嶄然出頭角者莫不皆
有得鹿之志而高帝其翹楚耳是故非此曹則無與

共成功非捐地而王之則必不爲我用是諸人者不得爲王不止爲王而不反其勢亦不止師之上六有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而況於王乎況於盜賊之雄乎後世往往以能保功臣善光武而謂帝爲少恩噫帝則少恩矣變主識物人誰敢爭羣盜分贓不愜即鬭其所以得之者固不同也

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孔子之道如天地覆載如日月照臨萬衆之主拜跪

俯伏北面而師尊之爲百代衣冠禮樂之主太牢盛典在今日豈足爲異然自當時言之是栖栖者顧何人哉其生也奔走齊魯宋衛之郊而道不行其歿也戰國從橫異端滋熾爲儀爲秦爲朱爲翟爲申爲韓爲鞅爲斯而道不明區區所頼以垂世詔後者在書亦且阨於阬焚湮沒而不燿而高帝則又溺冠騎項粗武不學之人耳閒關百戰收天下於羣雄之手曾何有於異代之匹夫也夫莫大於天地莫重於宗廟

社稷寂然未聞修舉其所經歷皆古帝王之都亦寂然不聞推崇今而過魯非有故事之可循也而太牢之祠乃汲汲乎孔子是果何所見哉異時兵將屠城聞絃誦之聲亦固有感於魯矣而乃翁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其氣習自若也一聞陸生行仁義法先聖之說而知懋著古今得失成敗之故而稱善曾未數月而遂有此其殆深有感於秦歟孔氏家風一朝而尊超卓邁倫標示千古三復斯舉使人端拜祇贊爲吾

道賀也

相國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

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蕭相國佐帝定天下功第一入田苑地未爲非也遽繫之廷尉此何禮哉後世子孫殺戮大臣如刈草菅有以啟之矣雖然畏相非嚴憚之若芒刺背上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

君心之非相之足畏必大人而後可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

孔子大聖人自謂五十而知天命高帝非眞有見於是也良由天姿勇決不撓於死生之變向使知學其所進豈易量哉或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紂嘗有是言矣何如曰此則紂之所以亡也若無事修爲一委諸

命而可則王其疾敬德召公何以告成王

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人主之職在擇相一相定而天下無餘事呂后至此一語不他及可謂切問矣數公者固高帝平日之所嘗試然劉氏社稷卒賴絳侯北軍之助以安若目擊

其事而處之者抑何見之明哉或者因是遂謂高帝逆知有呂氏之禍此大不然呂氏之禍蓋惠帝既殁發於無聊之思當是時年方壯安得預料其必死而爲之慮乎若周勃重厚少文天下雖有變終不肯負劉氏是則可必也故高帝之言適與事契耳呂后以悍驀國固無所逃　罪而此擇相之問與帝知人之明則可爲後世法矣雖然湯之崩也付太甲於伊尹武王之崩也付成王於周公二公聖人也大明斯道進

嗣君於帝王之盛豈止為保家之計而已高帝擇相志在安劉此如田夫野叟辛勤致富憂憂然惟恐失之是數公者能為高帝保家於身後非望其輔嗣君為三代之規摹也嗚呼必若伊周者而後可也史臣謂帝規摹宏遠愚於此則深病其未宏遠云

右高祖十二年五年始即皇帝位在位八年崩年五十三

惠帝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

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
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
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
天下帝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惠帝友愛出於天性全護趙
王無所不盡其至真有不待勉彊而後從事者如許
美質得大賢爲之師傅發明此心日著日察堯舜之
道豈外是哉一見人彘爲之大哭謂此非人所爲斯

亦良心之動惻怛不能自禁意則善矣惜也未嘗學問不明於義理縱毋后殘酷往事無及自今以往孜孜孝道轉移感動豈無其方胡可爲是鬱鬱自陷於非義乎儼然居憂敗度敗禮而莫之檢此不得師傅之明驗也讀太甲三書安得不爲之慨歎

二年秋七月蕭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帝王盛時明良遇會不聞有此稱贊後世絶無而僅

有而後書之以爲美談是則可歎也雖然蕭何一掾主吏耳從高祖起豐沛爲佐命元勳能斂然清儉若此無何之功居何之位承迎從諛貪濁成風黷貨而無厭廣田宅而不知止者寧不愧死於斯人矣哉

以曹參爲相國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

飲以醇酒間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

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
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脫暴秦水火之中出百戰干戈之後民不聊生甚矣
一旦乍得休息知有生之可樂此清淨寧壹所以歌
也然責以相業則烏可以爲是哉太宰之職古有成
憲太甲成王其不敢望湯武也明矣伊尹周公亦將
醇飲不事事乎況呂后殘忍於上而惠帝方失德於
湎滛此正尚賴正救之時進戒荒寧之日而但日夜

從事於醇酒則將焉用彼相也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

欲爲重親故以配帝

人主天下之表儀禮法之所自出也安有母舅而可

以妻甥乎不典甚矣婦人姑息類多愛女但欲使之

綢繆於母家安知敗常亂倫之可醜也特書之爲後

世戒

除挾書律

始皇三十四年燒書陳餘謂孔鮒曰秦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將藏之以待其求高祖五年引兵欲屠魯聞絃誦之聲則是藏書已有出者矣向使斯時即除挾書之律下詔求之則非特書藏未久不甚壞而經生學士亦未甚老也惠帝四年挾書之律雖除而求書之詔未下迨至文帝天下遂亡治尚書者獨故秦博士伏生年過九十詔太常使人受之裁二十餘篇而已他可知也武帝末年

屋壁之藏始出而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多矣可勝歎哉

右惠帝在位七年崩年二十四

高皇后

太子即皇帝位年幼

或曰太后元年欲王諸呂問王陵陵據白馬之盟力沮之問平勃平勃乃共贊之其是非固易見也然安社稷定劉氏二公者終酬其語則何如愚謹對曰欲

王諸呂特其小小者耳二三大臣與太后同受高帝之天下以遺其後嗣豈太后所得私哉潛育異姓一旦奉之以爲君當是時王陵陳平爲左右相而周勃爲太尉將相合謀扶義而起一正君而國定何不可之有少帝之立也寂然不聞一語王陵之戇獨發於欲王諸呂之日已後矣非劉氏而帝乃不可共擊乎自是以後不特諸呂日長炎炎更立常山以僞易僞倏彼倏此惟所命之羣臣頓首奉詔無不可者顧何

取於社稷之臣也或者見其誅諸呂於太后既殁之後廢僞主迎代王適符初語遂謂平勃始有定謀者平患諸呂力不能制燕居深念幾無策矣用陸賈計始交驩絳侯深相結豈有定謀者乎後日之事特出於天幸耳愚每觀史至文帝二年陳平薨未嘗不爲之驚惋文帝二年太后崩之又二年也使平勃不幸先太后而死則天下事去矣尚復能有所爲乎身爲將相曾不能討賊於篡立之始而徼幸集事於竊國

八年之後斷以大義將逃罪之不暇而何暇以爲功也

右高皇后八年崩

據唐鑑則天例不宜有紀然八年之内兩立少帝皆所名惠帝子非劉氏與中宗事不同姑從史舊揭其始末而不書在位庶有儆於方來

兩漢筆記卷二